

# 梦回罗浮山

我从1964年出生到1975年小学毕业离开罗浮山，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1年，也影响了我一生：我喝罗浮山的山泉水长大，听着军号声起床，走着山路上学，和部队子弟摸爬滚打……我的体格、性情、乐趣、世界观均在此奠定基础。

## 上学与课文

我记得上学要走5公里山路，从幼儿园中班就这么走，没有住校，每天来回，一点不觉得累。我们一路上摘野果，打石头仗，有时还一路偷地里的东西，甚至捡牛粪。

山上的野果太丰富了，什么山捻子、地婆子、菝葜、金樱子、茅莓、野桃子、红果果……许多叫不出名字，野孩子什么敢尝试，我们知道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。当然山捻子始终是我们的最爱，其成熟时一节手指大小，紫色，漫山遍野，吃多了排便艰难。但熊孩子哪管那么多，拼命吃，常常后果不堪回首……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总会分成两拨，一前一后，互掷土圪塔，一路打回家。坦克车常年行使的山路为烂泥路，“弹药”充足。当然，此游戏有时会伤及无辜，我曾将一位女同学的脑袋打开花。

我记得当年的课文“时代烙印”很重，当时我喜欢坐在院子里背课文，有些文章现在都记忆犹新，随口背出，比如有一篇《仇恨的伤疤》。现在想想，浪费了，如果用于背唐诗宋词或安徒生、格林童话，那该多好！

## 玩具与游戏

小时候的玩具均为自制，比如削竹插叶制竹笛吹曲子，劈树又做弹弓打鸟儿，用铁丝制成滚环奔跑，在地上画方格丢石子跳着玩儿，玩沙包，翻花绳，抽陀螺，截断小河流，覆水抓鱼儿，晚上拿着手电筒照青蛙，将小蜻蜓绑在茅草杆上钓大蜻蜓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蜻蜓蜻蜓快出来……”

我们喜欢晚上聚在灯光下围圈玩丢手绢游戏，唱着：“丢手绢啊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……”

课间休息女孩子喜欢跳橡皮筋儿，边跳边念叨：“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兰花开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，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三九四十一……”见多了，我也会跳会唱。

还有男女都能参加的跳大绳游戏，两个小朋友手执大绳两端上下左右翻滚，小伙伴们一个个跟着绳的节奏蹦哒，直到有人触绳被绊住，输者往往被同学嘲笑……

## 收破烂与小人书

小时候真不怕脏，部队营房垃圾堆是我们经常光顾之地，我们收集烟盒、牙膏皮、铜弹壳等一切有售卖价值的废物。

抽完的烟盒既可以叠成三角形与小伙伴玩拍烟盒游戏，还可以收藏纪念。我用长篇小说《万山红遍》贮存摊平的烟

盒纸，竟有100张之多，有本土品种，也有外地品种，甚至还有外国品种。可惜后来搬家辗转整不见了，否则现在估计成了价值不菲的收藏。

卖破烂挣点零花钱最开心，收破烂老头进营区吆喝声令大家兴奋，我们纷纷拿出自己的“收获”去换钱。主要的换钱物为牙膏皮、铜弹壳等。牙膏皮分铝和铅两种材料的，后者贵很多。知道铅制品贵，我们会到部队放坦克车的仓库里寻觅废弃的电瓶，然后以火化铅。冷却后的大铅坨，不舍得卖给上门收破烂的老头儿，往往走几公里山路，卖到长宁镇上的废品收购站，这样可多挣些钱。

小伙伴们有钱喜欢买冰棍、麦芽糖、水果糖等零食，我则喜欢小人书，卖破烂的钱基本拿去长宁镇新华书店买连环画，离开罗浮山时我集聚了一箱子书。任相敏同学对我妹投诉说，你哥忒小气，问他借小人书一般不给，即使借了也由他选，不能自己拿。其言基本靠谱。部队孩子调皮，借书往往有去无回。后来我的小人书上均写上：“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，如若不还，下次不借。”当年如此爱书亦说明我适合从事耍笔杆子的工作。

## 放电影与霸位子

露天电影绝对是当时的最爱。当年部队文化生活有保障，每周放一次电影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看电影就像过节般快乐！之前便奔走相告，尽人皆知。催父母早点做晚饭，兴致勃勃地扒几口便“结束战斗”，早早拿着小板凳小椅子去灯光球场霸位子。而每逢师部有新电影，必然吃完晚饭走夜路结伴前往，根本不知道辛苦与害怕，只有兴奋不已！

当时片源少，八个样板戏与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等老片子不知道看过多少遍，台词几乎耳熟能详。外国片只放朝鲜、越南、阿尔巴尼亚等少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。那时候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中国电影新闻简报，朝鲜电影哭哭笑笑，越南电影枪枪炮炮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。

## 童年味道与妈妈味道

民以食为天。尤其物质短缺的时代，裹腹之物最难忘，而儿时的味道记忆更深刻。油渣的香脆可口属于抹不去的记忆。部队生活有保障，每周会杀猪，逢买猪肉，母亲会称几斤猪油，当时花生油供不应求，猪油成了替代物。烧热锅，将猪油置入，滋滋声中香气弥漫，倒出油滤出渣，焦黄的油渣成了我们兄妹的美食，摊凉至温热食之鲜香爽口，如今每每想起都忍不住咽口水。

没有菜时，一碗酱油炒干饭总有的。那时的酱油饭真好吃！那时主要的零食当属冰棍，品类单调，只有奶油与素的两种，几分钱一根，在我们心中美味无比。物质丰盛的当下，冰淇淋的种类丰富多元，五花八门，包装精美，眼花缭乱，味道却不及从前。

小朋友们喜欢甜食，买糖吃算一种

奢侈，糖果也单一，水果糖属大陆货，花生糖高级一些，大粒的椰子糖与上海的大白兔奶糖，好不容易才能尝到。记得当时爷爷最喜欢吃红糖块，爸爸经常往老家寄这玩意儿。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宝塔糖，功能在于打虫子，虽然是药，因为甜，大家都喜欢。不知为何那时吃糖不觉得腻？

岭南美食炒米饼带给我的回忆很温暖，每逢过年前，母亲会带我去营房附近的农村她熟悉的人家，将带来的米换村民的炒米饼。饼子以炒香的米粉加糖、油、花生烤制而成，硬而香。过年食品中炒米饼必不可少。母亲还会借村民的工具做糍粑及磨米粉带回家。

酥饼由面、花生油、白糖、芝麻等调和后，赶成一层层放入锅中煎熟，表皮酥脆，里面层层甜香，“食过返寻味”。

韭菜盒子应为东北美食，因为坦克团家属多为东北人，来自湘西的妈妈也爱做此美食。面皮包韭菜鸡蛋后置入锅中煎熟，皮脆馅香，永生难忘。现在也有韭菜盒子，万达老板王健林就特别喜欢，可惜我找不到儿时的味道。

母亲十分勤劳，自己开荒种菜，养鸡养鸭养鹅，家里断不了自家生产的食材，她也自己做腊味腌咸菜，自己蒸馒头包子，自己过年包饺子，端午包粽子……儿时的味道即妈妈的味道。

工作之后，山珍野味、海鲜大餐吃了不少，然而，绝对抵不上儿时简单的味道，那时的每件食物都在味蕾里存档。

## 坏事与糗事

青春年少，精力旺盛，调皮捣蛋！我的青春记忆总与干坏事相关。

几乎每个男生都有偷盗的行为，有一次我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跑进甘蔗林里偷吃，出来时被一个蹲守的战士发现了，虽然拼命跑，毕竟人小比不过成年人，还是被抓，只能报上父亲名字……

每逢放暑假，我们会分成两拨打群架，我总是一派的小头目，不必亲自杀敌，自有悍将为我冲锋陷阵。我的队伍里也经常出现叛徒，比如我的弟弟经常叛逃到对手的阵营里。

孩子调皮，折腾伙伴为乐，我们会在必经之路设陷阱或将地面之草扎成伴子，躲在角落看谁中招，幸灾乐祸。上学的路上经过团卫生队，这里养了几只狗，逢人经过便狂吠。我们经常用石头打狗，有时故意逗狗玩儿，狗一追，我们就蹲下做捡石头状，狗便停下来。

我曾与徐达比吃辣椒，自家前院种了一棵辣椒树，品种为朝天椒，个小且朝天，特别辣！我摘下来塞进嘴里，很快肚子发烧，疼得在地上打滚……

我干的最糗的事情，曾去屋后的部队蓄水池游泳并拉尿，要知道，全团家属都喝此水，莫非都喝过我的尿？

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歌，多想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可惜回不去了，只有回忆、回忆、回忆，一切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！

东莞时报

悦读·杂谈

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责编 沈汉炎 美编 郑伟华 责校 郭升涛